

大日本史

和書門	一三二一六	二七	一三	五三
類	號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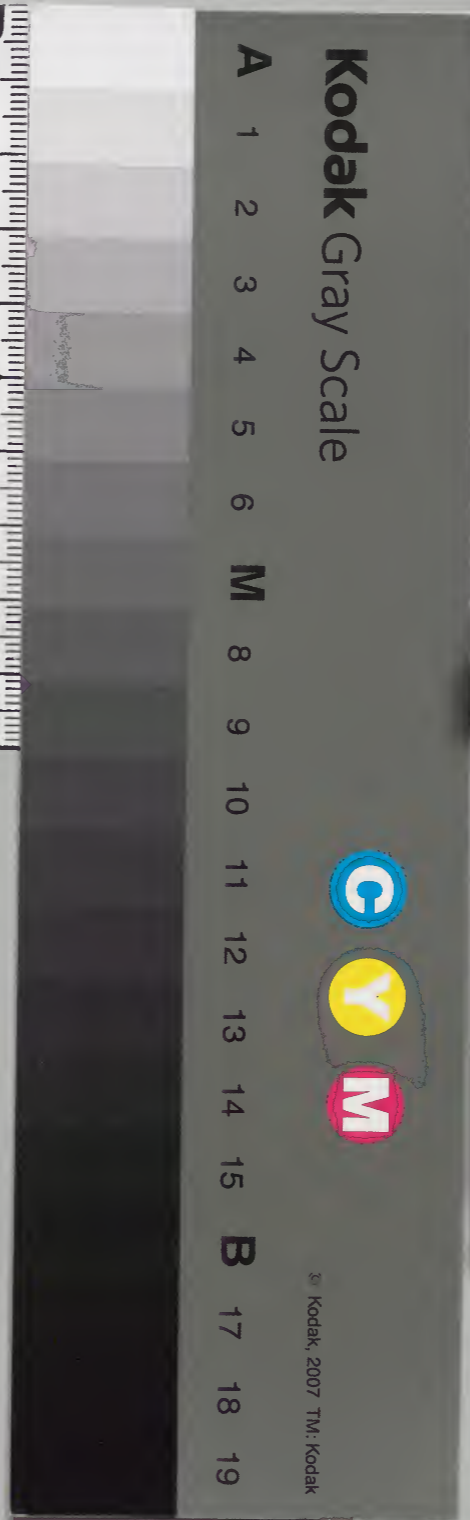
番外書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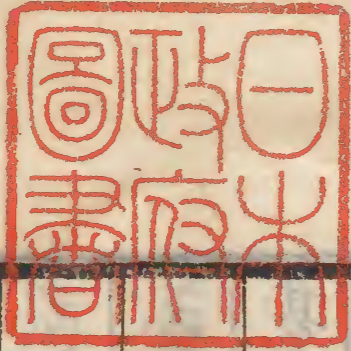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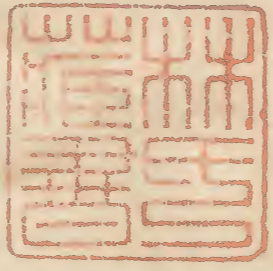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三二一六	五三	三八
和書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 (51)
函號	138 102

自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四

五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將軍家族五

足利基氏

子氏滿

氏滿子滿兼

足利基氏幼名龜若丸

龜若丸作光王

尊氏子也正

平四年為關東管領居鎌倉時尚幼冲尊氏

命上杉憲顯高師冬為其執事輔之

太平記喜連川

系圖足利直義之歸順也憲頭遙應之奔至上

野師久奉基氏攻之兵僅五百皆不欲往道

劫基氏歸師冬走甲斐據洲澤城為諏訪祠

官諏訪隆種所攻自殺太平記隆種既而尊

氏執直義至鎌倉基氏救解甚至尊氏不聽

基氏大憂之出奔安房尊氏遣人召還之宗

光院授左馬頭遷左兵衛督公卿補任園大

圖川系七年尊氏親出拒新田義興弟義宗脇

屋義治于小手差原既而義興義治來薄鎌

倉基氏遣南宗繼將兵迎擊之不見軍而還

義興義治踵至基氏戰大敗奔尊氏於石濱

營共攻破義宗於笛吹嶺義興義治棄鎌倉

退保河村城尊氏基氏追襲走之明年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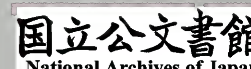
還京師留畠山國清為基氏執事既而尊氏

薨義興乘喪謀復攻鎌倉基氏患之使國清

誘殺義興親至入間河大耀兵威東土為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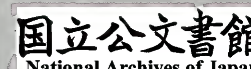
然時兄義詮新襲將軍職眾皆以為基氏久

在關東握兵要必為義詮所疑忌也畠山國



清因請發兵攻吉野以解其嫌基氏然之大
舉東土兵配國清至京師請事於義詮義詮
悅之共攻陷行在而還既而國清罰軍中擅
還者千餘人收其俸邑衆詣基氏怨訴甚急
殆將作亂基氏乃遣人數國清曰卿前日之
役名在攻吉野而實圖殺仁木義長也今復
擅沒軍士食邑結其冤憤豈非欲激成兵端
以亂我國家者哉卿罪惡已積宜疾罷去勿
為徘徊不決坐取誅戮國清乃奔伊豆據修

禪寺城基氏發兵三百餘人擊之為國清所
襲而潰還更遣新田義一將兵往攻之親出
軍箱根國清乞降因引兵而還是時上杉憲
顯匿居信濃基氏者罪招之命代芳賀禪可
為越後守護遂徵還之復為執亥禪可出兵
遮之於上野板鼻基氏大怒之親將兵士攻
禪可於宇都宮基氏驍捷多力善用大力遇
禪可子高負高家於武藏若林野力戰者數
刻所執刀毀缺如鋸遂斬高家退而憇兵聞



其愛將木戶每氏鬪死大哭之曰每氏約與我同死生汝已死矣我豈忍食前言邪乃揮刀面進衆皆奮從戰益銳基氏馬傷而斃敵兵望之爭聚基氏輪刀斬殺無前大高重成馳至而贊其勇以馬授基氏基氏大嘉之曰昔源平之爭後藤實基策主馬而遁卿之所為大與彼相反可謂卿姓大剛氏矣按剛高同音相

同巖松直國又勸基氏與已易甲敵兵以為基氏也競趨之其下鬪殺之日暮敵兵自退

基氏追大敗之進次小山將攻宇都宮氏細會氏細就軍陳謝旦告以禪可已懼眾亡去之狀基氏乃還鎌倉太平記喜圖是役也獲高負子八郎基氏愍其幼弱放還之人稱其慈裕太平記十九年叙從三位喜連川系圖係是

歲安藤九郎等二十餘人有罪於府內誅之初諾將恃功驕戾動多異圖至是莫不震肅二十二年基氏薨年二十八太平記喜連川系圖源氏系圖

常樂法名同所號瑞泉寺喜連川系圖源氏

基氏能修其職使義詮無東顧憂及計至京師物議甚哀惜焉

大平記

子氏滿

氏滿幼名金王丸基氏子也

源氏系圖喜正連川系圖

平二十二年氏滿襲為管領年甫九歲明年

平一揆據河越城畔氏滿率執吏上杉憲頭

攻滅之字都宮又亂又擊平之尋新田義宗

自越後賜屋義治自上野並起以圖興復氏

滿遣上杉能憲上杉憲春等將兵攻敗之義

宗死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新田義宗等餘

兵起武藏上野間氏滿遣上杉朝房及畠山

基國攻走之文中二年後圓融院授左馬頭

叙從五位下天授五年土岐康行起兵背足

利義滿義滿徵兵於氏滿氏滿遣上杉憲方

赴之聞康行降而還

喜連川系圖

是時義滿政行

縱恣稍失人心氏滿以為良機欲篡代之上

杉憲春諫之自殺氏滿乃止

喜連川系圖花營三代記難太

平明年為左兵衛督進從四位下小山義政

字都宮基綱構兵私鬪基綱敗死氏滿乃遣

上杉憲方攻義政義政被僧服請眾氏滿赦
之弘和二年小山義政又畔氏滿親擊斬之
元中三年小山義政子若犬丸又起兵與陸
奥人田村則義通謀據小山城氏滿將兵攻
之若犬丸戰敗走陸奥氏滿遣上杉憲孝追
殺之親進至白河則義亦敗自殺氏滿乃引
兵還四年小田五郎據男體城遣上杉朝宗
往擊之明年朝宗攻拔男體城滅小田氏九
年山名氏清畔義滿氏滿發兵將往援之聞

氏清已平而止義滿以陸奥出羽增封氏滿

進叙後三位應永五年氏滿薨年四十或作

二法名道全全或作仙稱永安寺五子滿兼滿直

滿隆源氏系圖喜滿真連川系圖滿秀

滿兼任左馬頭叙從四位下喜連川系圖應

永五年襲為管領遷左兵衛佐六年出行陸

奥出羽而還會大内義弘舉兵至畷浦滿兼

遙應之發軍抵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而聞義

弘伏誅未即進兵明年義滿以上野足利莊

與滿兼以解其謀滿兼乃還鎌倉尋宇都宮
 氏廣作亂下野斯波持詮討斬之以首來獻
 滿兼勞之賜以氏廣封邑九年陸奥人伊達
 某叛滿兼遣上杉氏憲討平之十六年滿兼
 卒年三十三喜連川法名道安右河稱勝光
 院子持氏持仲喜連川世呼其家號鎌倉御
 所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祿校

將軍家臣一

平廣常

千葉常胤

三浦義明

子義澄 義連 弟義實 義實子義忠

平廣常出自高望父曰常隆任上總系廣

常襲為上總權東鑑世稱八郎保元平治

之亂屬源義朝以勇聞保元物詔平治物詔源賴朝將

起兵遣安達盛長傳檄於廣常廣常曰是固

所願也立切策名在此一舉然廣常實持兩

端觀望成敗既而石橋軍敗賴朝赴上總使

和田義盛召廣常廣常託以徵兵未集不時

赴馬東鑑數日始帥周東周西伊南伊北廳南

廳北兵二萬往會于隅田川賴朝怒其後到

不即見之使土肥實平傳命曰當在後軍以

受指揮幼廣常意方今天下兵馬皆無水平

相國之管轄也賴朝孤身起義事難必濟若

其人庸瑣而非將帥之器則當斬以獻平家

且以謂我今驅大兵赴之其必大喜矣及聞

命意大沮遂傾心事之東鑑盛衰記賴朝併廣常

軍兵勢大振及平維盛敗于富士河賴朝欲

進兵蹶後時佐竹氏擁衆在常陸廣常與千

葉常胤三浦義澄勸先滅之賴朝赴常陸以

其舊族多兵勢被隘境與諸將晉議以廣常

有姻好往說義政秀義降之而秀義以父隆義屬平氏在京師不從唯義政與廣常俱來賴朝給屏其從者令廣常斬之大夫橋上秀義遂據金沙城自固賴朝進擊秀義金沙高峻險絕士卒仰攻數日不能拔廣常謂賴朝曰秀義叔父有藏人義弘者狡黠多欲啗以重利則內相離畔如得義弘取秀義不難矣賴朝頷之廣常往說義弘曰東國之人莫不歸仰武衛者今寇者據守孤城欲與之抗力

其亡可翹足而待也為子計宜早改圖攻殺寇者則不啻身不死所在米地為子有矣義弘大喜引廣常兵鼓譟出城後城兵驚擾不能支秀義棄城走廣常素多兵馬恃功驕恣三浦義澄享賴朝於三浦廣常應召來會望賴朝駕據鞍長揖佐原義連勸之下馬廣常曰我家三世未慣其禮遂不肯下宴酣與岡崎義實乘醉忿爭幾起鬪賴朝積不能平漸被疏薄廣常亦粗覺之以賴朝惟愛重京師

人薦其女婚前伯耆守平時家以自媚焉賴
 朝終不懌東鑑後命梶原景時圖之景時與廣
 常博伺其意懈急揮刃斬之愚管子良常稱
 小權亦所殺圖系廣常嘗納甲一領於上統
 一宮至是神官告之賴朝意其有異遣人取
 之中有一封書折閱則皆為賴朝祈志遂切
 成之語也乃始知其冤大悔恨赦其弟天羽
 直胤相馬常清東鑑及賴朝朝京師奏法皇曰
 有上總亦平廣常者素多兵衆臣建義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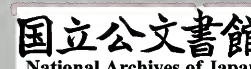
召克義旅數立大功然見臣之勞王事曰方
 今鑄據關東誰敢圖之何苦心於王室之為
 也臣竊懼令彼在於麾下天譴及臣之身故
 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以身徇國以是察之
 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奉以藉口焉愚管
 千葉常胤高祖平常將居下總千葉郡常將
 生常永常永生常兼為從五位下下總權亦
 常兼生常重襲職常胤其長子也世稱千葉
東鑑為人厚重儉謹世為關東望族源賴

朝起兵也遣安達盛長傳檄下總盛長見常
胤致賴朝意常胤遲疑不決沉吟久之子胤
正胤賴在側進說曰武衛伏羲起兵為國除
害而首徵兵於我扶順討逆事在不疑請大
人早奉命常胤乃報曰將軍為祖先興廢絕
之業實可欽仰如常胤將順何有異命孟勞
之且告盛長曰今幕府所駐非有要害之固
相摸之鎌倉源家祖先之故地宜移軍據之
常胤亦當率子弟奉迎盛長還報賴朝大悅

常胤聚兵將發胤賴曰州之目代平氏所置
我今屬源家出境目代豈坐視我所為乎且
先逐目代而後進兵常胤然之使胤賴等襲
之因風縱火敵不能支胤賴手斬目代州人
千田親政有平氏之姻聞目代敗死勒兵欲
攻常胤常胤孫成胤擊擒親政於是常胤帥
騎三百餘謁賴朝于下總國府獻生虜親政
賴朝大喜延置座右款接甚渥且曰自今以
往當以文事卿東鑑常胤建議曰將軍宜多建

旗幟以壯軍容然則江戶葛西之徒觀望者皆謂精兵大集當蹙踵來歸賴朝從之盛衰記元曆元年從源範賴討源義仲又從攻平氏於西海皆有功常胤老將威望素著賴朝命範賴特尊禮之文治元年範賴至長門將赴豐後船隻不具糧食匱乏還軍周防將士多東國人日夜思歸至有謀棄軍東歸者常胤獨絕口不言歸既而範賴徵糶於近國戰艦稍集將發常胤先諸將而進賴朝諭範賴曰

常胤以衰暮之齡連年暴露奮不顧身宜加意優異又曰常胤老而在軍其志益壯宜擢尋倫甄其功效每念常胤之勲抵懼一生報謝不盡以功增食下總三崎三年京師群盜起詔賴朝治之賴朝使常胤及下河邊行平平之臨行賴朝遺藤原經房書曰親能廣元雖在輦下非有武幹盜賊蜂起非彼曹之罪故今遣常胤行平閉東勇士而素有兵馬他事非所敢知鎮遏橫暴無過此二人選其畧



而任之宜竭其用既而盜賊斬獲京師肅清
五年賴朝將擊藤原泰衡命常胤製旗上之
賴朝義舉之初常胤首歸附爾後兵勢日振
遂殄滅平氏故祝意特命焉常胤摸賴義往
昔征東之日所用式以獻之及出師常胤與
八田知家將東海道兵經岩城岩崎渡遇隈
川擊之陸奧尋平建久元年賴朝朝京師命
畠山重忠為先隊而後隊難其人知家曰常
胤宿將昂其人也從之賴朝賜諸將文書紙

尾必自署押及拜右近衛大將置政所不復
署押視事之始賜常胤下文稱其闕閱勲勞
令子孫永襲封邑常胤請曰今之所賜惟具
有司之姓名如此則不足傳後嗣以為先榮
也賴朝曲意從之蓋異數也又請以美濃蜂
屋莊為食邑賴朝慰諭曰卿勲勞崇重我不
敢忘然後白河帝之約蜂屋莊不得補地頭
職他日當擇便宜之地以資子孫詔意懇惻
常胤感泣曰將軍至誠遇我展盡底蘊我雖

不得其地無復所憾

東鑑

進為從五位下建仁

元年平年八十四

東鑑系圖

初賴朝起兵常胤圍

族歸嚮累立大功展力竭忠此諸將最為優

賴朝深倚信之軍政機事莫不參決春遇不

替保全功名賴朝常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

為首其所罷異如此實朝命功臣家上賴朝

所賜手書小山及千葉氏獻數十通他無及

之者

東鑑

子胤正師常胤盛胤信胤通胤賴僧

日胤皆顯于時師常出為相馬師國養子稱

小三郎胤盛稱武石三郎胤通稱國分五郎

系圖

胤正襲為下總公世稱新公賴朝之起擊

伊北常仲於上總有功藤原泰衡滅泰衡故

將大河兼任舉兵陞與胤正將兵與葛西清

重擊平之

東鑑

子成胤常秀

系圖

成胤稱小太郎

襲為下總公從父祖歸賴朝兼任之胤頗有

戰功賴朝褒嘉賜書曰臨戰自重勿競先登

以復危殆賴朝獵那須野選近臣善騎射者

二十二人執弓矢列從左右成胤預焉勲奮

甚多咸不得帶弓矢時人健羨和田義盛之
亂率族入援幕府賴安東鑑子胤細襲為下總
次兼久之亂將兵赴京師東鑑常秀稱坂
平次賴朝朝京師奏官功臣子十人常秀以
祖父功為左兵衛尉賴朝再朝京師時民間
流言義經行家黨與袒賴朝於途常秀與比
企義負奉命調察東海道後為上總權次二
子長秀胤為上總權次娶三浦泰村妹及泰
村誅據采邑上總一宮戰死次時常稱垣生

二郎初常秀割食邑垣生莊與時常常秀歿
後秀胤奪之以故兄弟有隙及秀胤有難往
而死之時人難之東鑑胤信稱大須賀四郎建
曆中實朝詣鶴岡社以胤信善射命懸調度
胤信固辭實朝知其意怒曰故將軍有制自
非發二十矢斃二十人者不得與此選而汝
不知故事視以為賤役甚無謂也不許上謁
久之得釋東鑑胤賴食下總東莊因稱東六郎
大夫系圖操持堅正少在京師時平族專權胤

賴不肯阿諛干求以遠藤持遠之薦仕上西
門院叙從五位下聞神護寺僧文覺名往訪
之一見有契遂定師弟子之禮文覺謫伊豆
協謀勸賴朝起兵及擢至又說文德之賴朝
深德之以故眷遇最優賴朝嘗諭旨曰卿欲
使子躬伺候瀧口則進退宜任卿意不須待
我言時人策之子重胤稱平太善和歌為實
朝所親昵嘗就休采邑月餘不歸實朝賜和
歌趣之而不時還大失實朝意蒙護家居重

胤深自悔恨以情懇北條義時義時教之使
詠和歌謝過重胤喜立賦和歌授義時義時
懷而入府為請貸眾實朝見其歌意乃釋然
召見重胤恩眷如舊兼元中請往京師伺候
瀧口蓋援父例也子胤行亦善和歌有寵實
朝每有讌會莫不陪從焉後為中務亟薙髮
改名素暹寶治中賴嗣特命掌問狀教書常
胤子孫世以此顯惟胤行兼曉吏事固有此
命千葉氏補文職蓋是為始

東鑑僧日胤稱律

靜房居園城寺治養中受賴朝密旨祈其興
復乃刻一千日詣石清水社默誦大般若經
以求神助至七百日夢神親授金甲覺而異
之馳書報賴朝賴朝大悅會以仁王起兵入
園城寺日胤聞之命弟子日慧代已禱祠還
從王軍赴南都至光明山王中流矢日胤與
追兵奮戰手斬六人而死東鑑盛衰記
三浦義明姓平氏其先出自平高望曾祖為
通從五位下長門守家干相摸三浦為通生

為繼圖系為繼號平太郎勇力絕倫名振關東

從源義家擊清原武衡有功後三年軍記為繼生

義繼為相摸以稱三浦以義明即義繼長子

也稱大以為人剛勇重信義東鑑盛衰源賴

朝起兵遣安達盛長檄招關東將士義明聞

使者至扶病出迎盥嗽讀檄揮淚曰意故左

馬頭殿之後流也殆盡無復存者常深嘆恨

今值此大舉何幸加馬顧謂子孫曰我老日

病朝不慮夕今辱受命實一家之榮也旦天

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氏之竊政柄極奢縱欲
虐焰日熾自招覆墜右兵衛佐殿我累世之
主君也既奉院宣為國起義爾等宜竭力輔
翼討滅亂賊垂功名於不朽矣若事不成捨
生取義從公干地下勿懷摧戴辭氣愿欵泉
皆感動乃宴饗使者遺以刀馬盛衰賴朝軍
千石橋山義明遣子義澄孫義盛等將三百
餘騎赴之未至道聞賴朝敗死引兵而還與
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坂破之歸三浦義明曰

明日重忠等當來攻爾等宜急據衣笠而待
義盛曰衣笠坦夷便于馳突然非有防禦之
固奴田城者三面負險一方臨海我有精兵
二三百彼雖百萬無所展力義明不聽曰奴
田僻邑人不之知衣笠名城世所共知我曹
沒後人將言三浦黨守衣笠而死亦足以為
名義盛曰兩地共在管內何論彼是凡守者
曠日持久使敵疲勞是為上計今據衣笠不
日而敗反為世笑願大人熟圖焉義明大怒

曰今奉天下之人為讐敵無由求生路而一旦棄名城據僻地戰雖引時日反得怯懦之名矣是勇士之所深耻也源家興復之日以父祖戰死之地子孫得賜衣笠豈非榮哉况軍之勝敗在謀之臧否而不在地之峻夷顧身畏死不如不戰如不用命我當獨守衣笠而死眾不得已遂入衣笠城兵僅三百八十餘騎盛衰義明女婿金田大夫賴次帥七十餘騎來會東鑑作七千餘騎今從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衣笠一

面有沼義明塹其一面而閉路僅容二騎許構小櫓三重穿塹造橋下令曰善射者多貯弓矢不能射者結為什伍持挺伏篁竹中待敵薄城連發射之人馬傷瘡陷于塹則伏兵急出以挺挺之盛衰乃命義澄義連守城東義盛賴次防城西義景義久陣於其中東鑑既而畠山重忠河越重賴江戶重長等將金子村山山口兒玉橫山綴丹黨三千餘騎來攻初小坪之戰義盛弟義茂斬獲綴黨三帥綴

黨欲報其讎別率二百騎進逼城門城中而射兵士被創多陷塹中挺卒亂敵之死傷甚多縱黨不能支而退金子十郎家忠師兵三百代攻奮勇血戰既奪二門義明命義盛射一發中之家忠創甚墜馬第近範看之而去三浦餘一追之友為近範見殺義澄下令曰餘一單騎追敵竟致殞命汝等唯射其來攻者不得離群獨追義明激士卒曰汝等何愛生之甚今視其鬪猶兒戲耳坂東之俗父死

于前而子不撓子斃于後而父不顧踰屍蹠血立決勝負今當連騎出衝誘敵入嶮逼而擊之豈不快觀乎義澄以兵寡不敢出義明勸聲曰我年十三操兵以降屢歷戰陣今垂九旬衰病交侵碌碌死牖下常以為憾幸遭今日吾願畢矣汝等見我戰死乃將出作勢不能起士卒扶掖總得上馬義澄長門本平家物語作佐野平太扣馬止之義明叱曰臨陳致死兵家之常當衝堅挫銳短兵接戰汝曹乘城放箭猶

射場角藝何日決雌雄乎揚鞭擊義澄義澄
等執轡擁而入城入夜義明集子孫詢曰城
兵盡疲不復可戰意佐殿智勇邁人非輒敗
死者誑敵全身在安房上總之間欲圖再舉
亦未可知也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竭
瓜牙之力殄滅強寇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
一旦屬平氏誰不眷戀舊主義旗所指望風
自歸老人之言必驗後當思我言我筋力衰
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若為敵

所逼欲脫我則勢不可棄而離散則汝等負
遺親之名我亦得愛生之譏不如留守此城
多張旗幟以疑敵一戰快死義明九十之年
不足惜也惟以不見佐殿成業為憾而已淚
下歔歔親屬飲泣固請杖行不聽義澄等不
得已攬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時年八
十九東鑑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曰義明從兵
衰記及長門本平家物語曰義明從兵
不忍奔走強輿而逃行里許敵兵追及勢甚
厄急奔而奔散追兵偪櫛義明夜甲而去遂
為江戶重賴朝既滅平氏追感義明忠誠悼
長被害

念不輟建久中相地于三浦矢部郷營建佛

堂薦其冥福東鑑子義宗義澄義久義春義季

重行義連義宗稱杉本太郎義久稱大多和

三郎義春稱多多良四郎義季稱長井五郎

重行稱森六郎系圖

義澄稱荒二郎為三浦黨長居矢部郷世稱

三浦別當盛衰記及賴朝軍于石橋山義澄

與姪義盛等帥兵三百浮海赴之東鑑盛遭

風不能進將由陸路聞九子川暴漲駐軍一

日義盛趣之曰會戰有口緩而失期則悔莫

及乃倍道而行進抵九子永猛不可濟因屯

兵欲俟水勢衰而濟會大沼三郎從石橋逃

來具告軍潰賴朝戰死之狀衆愕然失色曰

我徒衆主將無所倚賴前有伊藤梶原等後

有畠山陣金江川腹背受敵進退甚難與其

死于率伍手不若自殺衆咸然之義澄詰大

沼曰子面視佐殿之死耶曰否義澄曰傳聞

之言不足信也得非敵兵謀為此言欲使我

徒解體乎石橋連山接海澗壑之間潛匿可
免安房上總之通輕舸可走當一見北條土
肥諸將審其存亡事若實則擊大庭畠山以
報其讎死未晚也衆從之將避畠山重忠軍
導海而還第義連不肯長門本平家物語為和田義茂曰重
忠乳臭兒未習軍旅且其衆五百率皆烏合
之後當衝其軍掠良馬而往義澄曰我衆數
日奔馳兵馬疲弊重忠結營休士以逸待勞
欲取彼馬及失我馬擊之非計也宜潛兵率

海而過使兵馬聲與波濤相混敵不之覺義
盛曰不然如今避其鋒後必受侮乃與義連
策馬而馳當重忠營大呼徑過重忠追之義
盛等退兵戰于小坪坂破之既而據衣笠畠
山重忠江戸重長川越重賴來攻義澄等敗
棄城走至安房盛衰記遇賴朝來迎謁從赴上
總夜次民舍長狹六郎常伴欲襲賴朝義澄
偵知掩擊敗之及重忠重長重賴等來降賴
朝懼三浦黨蓄怨論旨曰不受降者功業難

成彼雖有罪然多兵馬宜厚撫之以勸後來
卿等專存公忠勿宿私憾義澄之先世居三
浦自父義明時掌州雜事至是命義澄襲其
職因稱三浦公從源範賴攻平族於西海進
軍周防初賴朝命範賴曰周防之地西隣宰
府東近京師宜扼喉咽以通軍機範賴將赴
豐後聚諸將議曰欲使勇謀多兵者居守周
防誰可者千葉常胤曰義澄其人也範賴命
義澄辭曰臣欲先登立功無事留此非所願

也範賴曉諭再三義澄黽勉而從焉及源義
經攻壇浦義澄率兵會之義經喜曰卿嚮既
見門司關足為鄉導乃命為先鋒進至奧津
距敵陣三十餘町平族聞之而走賴朝擊藤
原泰衡義澄從至阿津賀志山力戰卻敵進
至岩井郡獲魁帥若次郎初賴朝之起也義
明首拒敵戰死義澄義盛等攻戰數年蕩平
強寇功居多以故賴朝待三浦族最渥凡軍
旅機密義澄等多參預焉征夷使之命下敕

使至鎌倉特命義澄受除書於鶴岡廟庭人
咸榮之正治二年終年七十四東鑑子有綱義
村重澄胤義友澄義村胤義自有傳有綱稱
山口二郎重澄稱大河戶為大隅守尊早分咏
義連稱佐原十郎身長七尺五寸勇敢有權
畧圖小坪衣笠之戰皆著勇力元曆元年從
源義經討源義仲盛衰記又從攻一谷義經自
將精銳潛赴鴨越出平氏軍後欲下山襲之
路極險惡至半途斷崖壁立衆不能進欲退

無路相視失色義連進曰甲斐信濃山多鳥
獸我徒射獵超澗冒嶮上下馳騁此山雖坦
以吾觀之則好射場爾乃策馬而進義經據
鞍顧聘曰義連壯士使之獨死則何面目復
見三軍之士哉麾衆繼之軍士奮激勇氣百
倍遂大敗平軍東鑑盛衰記初賴朝過義澄家燕
飲困崎義實與上總人平廣常乘醉有違言
按劍相罵一座駭愕賴朝未及言義連大聲
叱義實曰季父老狂乎今日將軍臨會實為

一門之寵榮義澄等奔走營辦唯恐不及季
父不體其意以私忿汚將軍之聽不敬孰大
焉如有所言則豈無他日開譬再三二人愧
服而止賴朝心憐之親遇日厚北條時連加
首服於幕府右族畢臻賴朝特命義連加冠
義連辭不敢當賴朝不許曰我嘗遊三浦鄉
一言解紛我知卿於是時此兒夫人所鐘愛
將來賴卿調護卿善視之義連前加冠時人
榮之賴朝擊藤原泰衡義連從而有功建久

元年賴朝朝于京師又從焉以舊勳奏任左
衛門尉子景連盛連家連政達並為衛府尉
盛連子經連廣盛光盛盛時時連初三浦義
村女適北條泰時生時氏後離婚再蘸盛連
生諸子以姻好奉北條氏甚謹泰村之乱諸
子俱入援幕府及泰村敗支族多死唯盛連
諸子得免東鑑義明弟義實

義實初稱三浦忠四郎後家因崎稱岡崎四

郎東鑑

賴朝在伊豆義實傾意推奉賴朝

亦深倚信之東鑑石橋之戰義實力戰子義忠
為長尾定景所殺及定景降賴朝與之義實
甘心焉義實素慈仁不忍遽殺囚之于家定
景自知不免日夜讀誦法華經義實悚聽心
深愍惻詣幕府請曰臣怨定景淪浹肌髓而
彼持法華專修勤苦臣聽其呶聲怨念漸消
顧今殺之無益于死者而徒增罪業耳願赦
其死以助冥福賴朝許之波多野義景采邑
在相模波多野初義實子義忠娶義景女生

子實忠小名先法師義景有將傳其莊園之
言義景在京師義實特之私請賜其地義景
還聞其事大怒訴于幕府賴朝命置對辨折
義實證前言義景曰先法師者我外孫也外
祖尚存何為請之哉是義實之新曲也義實
屈伏因罰之宿直鶴岡及勝長壽院一百日
會義實從士捕山賊渠帥于管根以功得贖
其罪後告老剔髮正治中見政子泣訴家道
衰薄政子甚憫之告賴家曰先君創業義實

等實為瓜牙今聞齒菴家貧以子孫為憂不
可不優恤宜增食邑一所以報舊勲命未下
而沒年八十九子義忠義清義清出繼土屋

宗遠

東鑑

義忠稱佐耶田餘一剛勇多力善馭驛馬石
橋之戰賴朝謂衆曰敵兵盡東國之精銳而
大庭殿野自領先鋒我軍誰能當此者義實
曰賤兒義忠較有膽畧請命之賴朝命義忠
先鋒既而敵軍來攻義忠等奮戰與殿野景

久相攬墜馬義忠搏仆之將刺長尾為宗馳
來援景久時日暮雨甚咫尺不辨彼此難別
義忠給曰在下者敵也景久曰下者景久上
者義忠鎧甲可辨為宗悟引鎧換之義忠知
事不濟足蹴為宗急拔刀刺景久刀不脫鞘
會為宗弟定景來援遂斬義忠時年二十五
盛衰三子實忠成實實久系皆幼弱及賴朝
記赴下總遣使慰撫義忠母慮其幼兒為敵被
搜捕取置軍中後賴朝至義實家置酒召見

三子厚撫恤之實忠亦稱餘一為左衛門尉
和田義盛舉兵實忠率其子二人黨之事敗

死東鑑

大日本史卷一百九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校

將軍家臣二

北條時政

小山朝政

第宗政 朝光

北條時政姓平氏伊豆北條人其先出自鎮
守府將軍貞盛貞盛子維將生維時維時生

直方直方生維方自維將四世歷守以兼撥

非違使維方生時方祖直方養為己子時方

生時家叙從五位下即時政父也帝王編年記以時方

為時政父誤今從增鏡尊早時政為人外厚

童而內文深能以權畧收衆心東鑑源賴朝增鏡

流于伊豆時政與伊東祐親監視焉平治物詔歲

月既久賴朝通其女政子遂為夫妻時政初

佯不之知稍益親厚東鑑盛衰記治承四年

源賴政勸以仁王下令旨於賴朝及諸國源

氏討平族賴朝招時政咨詢方畧未幾賴政

敗死靜海欲殲源氏種類以絕後患賴朝懼

遇害謀及其未發而起兵先擊目代平兼隆

兼隆館於山木依據險阻賴朝使人陰圖山

川要害召時政開示軍士所從道徑發佐佐

木定綱等八十五騎以時政為將夜襲兼隆

東鑑盛衰記自北條至山木有二道是日值三島

神祭時政度牛鍬大路往來駱驛為衆所怪

欲取道蛭島賴朝不聽曰舉事之初難用間

道曰蛭島狹隘不便騎乘可徑赴牛歛大路也東鑑已發召還時政曰我欲決成敗於一舉今日之事何以為捷否之報曰捷則放火場煙敗則馳使報之請速自裁乃別遣定綱兄弟擊兼隆驍將堤信遠自率子宗時義時等襲兼隆兼隆力拒時政少郤賴朝升人於樹望煙久之不見遣定綱弟盛綱及加藤景廉掘親家助時政遂克之斬兼隆尋後賴朝與大庭景親戰于石橋山兵敗賴朝走土肥之

杉山景親追蹙幾及之時政父子還戰力疲

不能從及昏相得

東鑑盛衰記

賴朝匿宮根山避

僧良暹難又往土肥使時政間道赴甲斐趣

武田族至中途以為今撓敗之餘行無定止

不告主將所駐彼將疑而不應往無益也遂

還土肥自巖浦舟行赴安房與三浦義澄等

相遇海上賴朝尋至銜命又使甲斐得武田信

義等精兵二萬會于黃瀨河

東鑑精兵二萬據盛衰記

霸業既成以婦翁被親重賴朝有愛姬蓄伏

見冠者廣細家間密往來時政妻牧氏告政子政子素妬即使牧氏父宗親逐廣細毀撤廬舍侵辱之廣細携姬逃匿大多和義久家以狀白賴朝賴朝託出遊至義久家召宗親面責之親起断其髻時政以為耻不告而歸北條賴朝怒其專肆久而始解矣文治元年義經構兵京師賴朝親將兵次黃瀨河既而義經出奔乃使時政率千餘騎扞衛京師搜捕義經久之不能得賴朝患軍士不知所嚮

而因緣侵蠹重殘百姓用大江廣元計使時政奏請諸國置總追捕使躬自統之國衛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其所在擣之朝議難之時政往復論辨遂得之領七州地頭職無何辭之先是國司領家私以平氏親黨家人多署地頭時政撿籍入官於是賴朝分遣家人有軍功者為守護地頭王政之衰自是判矣

東鑑玉海增鏡盛衰記保曆間記

是時平氏孤兒富干民間

餘黨藏竄山澤搢紳士庶與義經親善者衆

且喪亂之餘盜賊充斥時政居歲餘使務繁劇而疆畝無滯措置懸合賴朝所等京畿無虞以幹事聞及歸鎌倉救自舉代以賴朝意薦從弟謙伏時定頗著名稱東鑑盛衰記賴朝薨賴家襲職時政叙從五位下為遠江守兼政所別當總軍事增鏡編年記東鑑執權次第賴家淫縱嬉戲無度人人知不終其位時政無意規諫循默自保而已賴家病劇政子分關東關西守護職授賴家子一幡弟千幡一幡外袒比企

能負圖滅北條氏檀權未發事泄時政將修佛事歸名越第政子使人急報之時政按轡思念徑造大江廣元與之謀曰能負頃年負威陵人世所知也今乘將軍羸困矯命作亂先其不發誅之奈何廣元曰僕自故將軍時以輔政為事軍旅之決未之知也誅與不誅宜在賢等時政無言而起至荏柄社前顧天野遠景仁田忠常曰能負謀及今日誅之煩公等行遠景曰彼老翁無能為也召而誅之

一夫力耳時政猶豫弗決復延廣元議廣元
懼而後之時政擐甲自備使善射者二人居
小門內遠景忠常伏西南戶內部署既定遣
使給能復曰僕因宿禱供養佛像冀臨法筵
旦談時務能員子姪諫曰不如遜辭不往往
則師甲兵嚴警備蒞之可也能員不聽曰如
此適足以啓釁端若我率兵衛人心驚擾是
無他佛事結緣將軍傳讓之際有所詔議耳
能員既到遠景忠常突出擣殺之從者奔歸

告難其子宗員舉宗據小御所挾一幡拒守
時政遣義時率諸將攻之悉夷其族并殺一
幡諸與能員淵昵交通者抵罪賴家病少間
聞之命和田義盛及忠常誅時政義盛反告
其謀時政啓政子幽賴家于伊豆修禪寺奉
千幡居己家立為嗣是為實朝以變故之際
人懷危懼諭告將士安堵如故於是威權傾
天下諸將不敢以等夷視時政諸子母氏各
異牧氏最後所娶傾險驕恣時政寵憚之所

言皆聽平賀朝雅畱山重忠皆時政女婿而重忠妻非牧氏所生重忠子重保與朝雅忿爭朝雅憾之諛於牧氏牧氏乘間誣以謀反請殺重忠父子時政遣兵殺重保又遣諸將大戮於二股河殺重忠人皆以為冤東鑑牧氏以朝雅亦源氏疎屬彊時政欲殺實朝立朝雅密聚兵士政子使三浦義村結城朝光取實朝移居義時家用義村計勤兵矯實朝命如將誅時政狀迫使薙髮并牧氏徙于北條

愚管鈔東鑑○按保曆間記牧氏與時政謀請實朝至私第將行弑虐於浴室第地政子石義時告急義時自馳至時政第抱實朝而還實朝心尚疑不安義時具告以實而命誅時政義時陽為殺之與牧氏并幽于伊豆據東鑑此時實朝猶在時政家疑附會為此說今不建保三年患傷卒年七十八法名明盛號願成就院東鑑系圖一本系圖曰淨福院平則建精舍報賽之恭衡既平命時政建一宇於北條及治地得古榜一枚刻曰願成就院點畫不滅時故為嘉端修飾揭之據之則願成就之號有由矣○太平記曰初時政則諸江島辨才天祠祈子孫蕃昌期滿七日夜有婦容貌端麗告時政曰汝前身箱根山靈地也寫六十大部法華經藏六子孫相繼

兼國柄矣若行不循度不可過七世不信吾
 言可駭所藏之經典言訖變龍入海留三大
 辨時政大悅取粘旌旗從此相傳以子宗時
 三辨形為家紋其說怪誕今附于此
 義時時房政範宗時從軍于石橋山為敵被
 圍戰死義時自有傳時房初名時連歷主殿
 權助式部丞遠江相模守至正四位下兼
 修理權大夫與姪泰時相並執權政範以牧
 氏所生甚鐘愛之叙從五位下為左馬權助
 早卒十一女長政子別有傳餘皆適播紳將
 家門族之盛無與為比焉

東鑑
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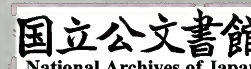
小山朝政稱小四郎下野少掾藤原豐澤之
 後也豐澤孫秀鄉以討平將門功任下野下
 總守由是家世始顯父政光為下野大掾食
 小山邑東鑑
小山家譜其同宗足利忠綱與朝政俱
 以州豪相軌源賴朝及起兵擡朝政朝政奉
 命未赴會志田義廣圖襲賴朝率兵入下野
 誅朝政及忠綱忠綱應之而朝政不肯繫之
 然是時政光宿衛京師居子單弱乃詐聽義
 廣來議軍事而密率兵出屯野木社設伏於

林薄以待之義廣得報來過社前伏起昇樹
稍亂呼聲響溪谷義廣不測其衆寡因大驚
擾朝政棄之奮擊所殺頗多義廣親射中朝
政墜馬殆死會第宗政自鎌倉來援力戰救之
適颶風大起沙石眯目義廣兵不得復戰義
廣遂逃匿朝政乃遣宗政獻捷鎌倉賴朝沒
義廣黨食邑授常陸村田下莊地頭職元曆
元年從源範賴討平氏於一谷尋從至西海
軍中乏食將士多思東歸獨朝政宗政與千

葉常胤等能率勵旣攻戰賴朝下年書褒焉
是行也源義經薦為兵衛尉文治中從征藤
原泰衡泰衡敗走往搜物見罔泰衡已逃朝
政尋與其所留兵戰而殲之初師之出也次
下野古多橋父政光獻馱餉有女士侍側政
光指求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
直家也因盛稱其父子一谷已下戰功政光
哂曰以身徇生士之常也彼何足多哉顧彼
輩無屬兵故單身奮戰為世取譽如臣等每

遣從兵効力此其所以不同也因顧朝政等
曰汝輩是行宜獨戰樹功以被無雙之目矣
賴朝莞爾而笑朝政等遂力戰舉功士卒亦
能奮致其用凱旋之日賜旗幟弓橐於家士
有功者旌異焉其冬從賴朝朝京師舉家士
有殊功者任官以朝政為右衛門尉東鑑尋任
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叙從五位下為下野守
東鑑家譜正治元年任播磨守護建仁初宿
尊早分衛京師車駕親法皇朝政從之會越後入城

長茂以兵圍其第朝政家士拒却之既而還
居鎌倉及北企能員挾賴家子一幡圖亂朝政
與二弟及畠山重忠等討而平之有人譖守
都官賴綱謀叛實朝特命朝政將兵往誅之
朝政曰賴綱與臣有外戚之親如其防戰豈
盡力哉但專當使命於情不堪敢辭而密以
狀諭賴綱賴綱因陳謝而得免兼久之役朝
政以耆舊留鎌倉矣決軍謀調遣兵士東鑑薙
髮法名生西曆仁元年率時年八十四東鑑按結



城家譜為天福元年薙髮寬喜元年卒者誤矣子朝長政村朝長任

左衛門尉兼久之役與武田信光戰尾張大

井戶有功進犯京師東鑑弟宗政朝光

長沼宗政食下野長沼邑叙從五位下為淡

路守家譜東鑑補遺從源範賴征西有功建保初人

告畠山重忠子僧重慶於日光山謀不軌實朝

遣宗政往捕之宗政即斬其首來獻實朝遣

人讓之曰重忠無罪抵死良可哀也今彼雖

有叛謀而一浮屠爾何能有為也我遣汝叔

之意按問之後有徐所處置也而汝敢誅而

來獻何其輕易也宗政瞋目曰彼反形既露

無可容疑臣若生擒致之則恐有從內乞其

命者將軍從而全之所以誅而來獻也且故

將軍在治之日嘉臣有戰勞將有所頭賞臣

固辭其命因請賜墓目箭紉東海道十五州

不法徒將軍重武備之餘幸許而賜之如今

日之事非無辭也臣竊視將軍近侍之所為

唯和歌蹴鞠之耽如武事則似棄而不講加

之寵婦女而疏將士諸所沒收之地舉而歸之
於寵嬖搆谷重朝之邑與五條局中山重政
之邑賜下總局推類皆是也此豈治政之所
宜然乎言色抗厲極口而退實朝大怒其不
遜命居家思罪踰月而得出東鑑延應二年卒
年七十九東鑑初宗政自負勇武以為門族
之中莫能及已者而身朝光之被讒也同列
連署訴梶原景時白朝光無罪宗政亦與之
而慮其有後禍不肯押印時人甚醜焉東鑑

結城朝光食下總結城邑其母八田氏與賴
朝有好甚愛朝光及賴朝起兵母携之往候
隅田驛請以兒給仕左右賴朝親加之首服
賜名曰宗朝置諸近臣中後改今名家譜尊
東鑑志田義廣之亂賴朝禱鶴岡社拜訖曰事
卒何如朝光奉劔在傍率爾曰此敵已為臣
兄所滅矣賴朝顧喜曰此非汝言神之所依憑
也如言則當厚賞汝其日杲得朝政捷報乃
分義廣黨食邑賜之時年十五由是眷寵益

渥長而善弓馬及賴朝擇親信士有武幹者
衛寢室朝光與焉凡出入每以自隨文治中
從賴朝征藤原泰衡軍抵阿津賀志山朝光
意欲先登密至山下與畠山重忠等俱登山
下大軍乘之敵兵敗走進攻其城朝光等殊
死戰而未決朝光與宇都宮朝細預遣驍勇
七人乘夜潛出敵後至是嗾呼連射敵兵以
為大軍夾擊驚愕大潰朝光追斬其副將金
剛秀細明年泰衡故將大河兼任等謀攻鎌

倉朝光與諸將戰有功賴朝嘗召諸源及千
葉三浦諸將朝政朝光等親抱子實朝囑之
曰此兒吾所愛也將來卿等善保護及賴朝
薨朝光深感殊遇不忍復立府朝欲為僧資
冥福而以其委託之命未果一日於衆中微
啓其端朝光武人不知學誤其所言有忠臣
不事二君之語梶原景時譖之賴家惑之有
誅朝光之志阿波局密告朝光朝光大懼詣
其所善友三浦義村議計義村乃率其同列

與朝光俱連署劾景時以訴其寃景時遂獲
 罪而朝光得免于難建保元年和田義盛叛
 欲襲府朝光屯大倉拒之義盛不獲過而退
 寬嘉元年叙從五位下為上野公嘉禎元年
 為評定衆無幾辭之并辭上野公薙髮法名
 日阿還下總三浦恭村之亂出兵援幕府既
 而詣鎌倉見北條時賴語及其事因叙其有
 平生之舊頗有哀惜之詞及論將士功僉謂
 朝光不宜賞也時賴以為朝光忠朴無隱所

以有言過也今以微嫌賞不及勲舊恐非政
 之得也乃賜小島莊建長六年卒年八十七
 嘗從賴朝落東大寺會僧徒以事與護卒忿
 競梶原景時聞諭之遇之倨傲僧徒怒益喧
 鬧賴朝乃遣朝光往朝光敬跪加禮辭理切
 當僧徒竦然乃定東子朝廣朝俊時光重光
 朝村朝廣稱七郎叙從五位下歷檢非違使
 左衛門尉上野公家譜尊早分麻東鑑兼久之役與北
 條朝時自北陸道入犯京師戰越中般若野

大日本史卷之百九十三

大有功明年藤原賴經簡兵直府朝廣預焉
嘉祿中有詐稱僧公曉者謀亂於陞奧白河
朝廣與淺利知義擊平之東鑑朝俊為左衛門
尉時光稱寒河四郎為左衛門尉重光稱山
河五郎為兵衛尉朝村稱細戶十郎家譜尊
早分脉
朝村最善射嘗從將軍賴經京師遊關白道
家第道家小子偶逸其所愛籠鳥集庭樹上
左右仰見莫能為賴經顧命朝村射取之朝
村乃削虛髀箭射而中之鳥入髀中而不傷

衆皆嘆賞東鑑

大日本史卷一百九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九十三 十五

卷之百九十四

生兵庫助成賴成賴好武居近江佐佐木莊生
兵部大輔義經義經生經方經方生秀定為佐
佐木莊司即秀義父也尊早秀義年十三源為
義見而奇之約為父子與所傳鎧刀保元之難
從義朝攻白河殿保元平治之亂屬惡源太義
平與鎌田政家等十六騎奮戰破平重盛五百
騎既而義朝兵敗走奔平氏兵追蹙甚急秀義
力戰却之平治義朝既死血屬殆盡秀義還近江
遂罷莊司窮困無計欲往陸奥依姨夫藤原

秀衡路由相摸之流谷莊司平重國愛其驍
勇留不遣以女妻之生子義清居歷年所源
賴朝被流居伊豆秀義遣子定綱盛綱候問不絕
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不成而死大庭景親還自
京師密招秀義曰嚮在京師謁上總女忠清手
持一封書對僕讀之曰北條四郎比企掃部允
奉前兵衛佐謀及是長田入道所告也
官有事我相國欲糾問諸州源氏而此書適至
不可早不白相國也我與君有舊契故以致愚

日本書紀 卷之百九十四 二

卷之百九十四

欵聞賢郎與佐殿往來親昵宜及時改圖秀
義愕眙而歸即遣定綱告賴朝賴朝因速舉
事定綱及弟經高盛綱高綱等首建霸府之
功東鑑元曆元年平田家繼等盛衰記平家物語
東鑑起兵于伊賀伊勢為平氏聲援襲大内
惟義轉入近江秀義發甲賀郡兵邀于大原
莊隔水三射家繼等棄勝爭利秀義出陣前
督戰中矢而斃從兵憤惋濟水奮戰惟義率
兵合勢擊走之秀義時年七十三玉海山槐
記東鑑盛

衰子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義清

定綱容居宇都宮往來淡谷省父賴朝擊平
兼隆會定綱為父使來賴朝曰我將建義成
算未定傳播京師徒焦心耳今決意先取兼
隆天使我掃清天下彼必授首運屬否塞取
之亦難將卜成敗於一舉如曠日則事露應
逆掩襲本欲召汝兄弟而今適至可留在此
而召諸弟定綱請罷取鎧甲與諸弟俱來乃
期日遣之旦附書并召淡谷重國定綱等遇

卷之三十一
三

秋潦不得時至賴朝以其與重國姻親而重
國方事平氏疑其懷貳頗悔之翌日定綱率
諸弟來定綱經高乘疲馬盛綱高綱步從賴
朝見軍裝寒儉淒然流涕言以汝等來遲戰
後期為憾耳即夜與經高高綱從北條時政
襲兼隆賴朝留盛綱加藤景康自備兼隆將
堤信遠驍勇善戰別居城北時政使定綱經
高高綱襲之定綱高綱隨鄉導出舍後經高
直進前庭發矢是源氏討平氏第一矢也信

遠知有寇亦發矢時月明如晝信遠揮刀而
出經高捨弓取刀鬪接中矢定綱高綱躍至
斬信遠歸入時政軍文戰移刻遂獲兼隆東鑑
盛衰記長門石橋之軍敗賴朝逃竄箱根山
放將士聽自便定綱盛綱高綱匿重國家賴
朝歷安房上總至下總軍大振東鑑盛如常
陸擊佐竹秀義定綱從攻金砂城累功為左
衛門少尉補佐佐木莊地頭東鑑建久初為近
江守護先是佐佐木莊坦入免延曆寺千僧

大日本史 卷之百九十四
供料仍遭水滂多逋負僧徒遣日吉社宮仕
突入定細宅誅責暴急壞墻垣歐奴婢縱火
燒民舍定細在京師子定重忿恚麾兵禦之
傷宮仕二人僧徒評奏定重放火斷橋縱騎
扼要會救死之不暇乞得定重父子兄弟其
心人訴賴朝朝議處父子遠流繫下手兵士
千獄僧徒固請不已解神輿詣陣中獻山所
請累朝曲垂優容賴朝以建義勲舊多方營
護然力不能得遣梶原景時奏從所當罪名

流定細于薩摩子廣細于隱岐定重于對馬
定高于土佐僧徒不聽固請殺定重不得已

斬定重梟首辛崎五海東鑑四年遇赦父子歸鎌

倉賴朝大喜又以定細為近江守護悉還食

邑東鑑子廣細定重定高信細

經高居相摸波多野浪谷重國酷愛之視如
子孫賴朝擊兼隆經高將行重國止之不聽
擊兼隆驍將堤信遠斬之及石橋軍敗定細
等投重國家經高耻前言逃于他所重國遣

人訪求至則大喜人皆美重國焉霸府建補中務丞為淡路阿波土佐守護京畿賴家立經高犯法以其勲舊釋而不問正治二年經高稱有寇聚三州兵于京師都下騷繹後鳥羽上皇素聞茂視國司頗侵吏務於是震怒下幕府按治罷守護并食邑經高不能自明祝髮名經蓮明年使子高重賫疏銘倉自訟初陳無罪被廢黜去年七月所以發兵者聞大和賊酋聚徒王城圖變告者四至身居

守衛不得無備召三州兵豫為防禦果有圖識泐師者謀反輒被擒豈非折衝應機哉未載誅兼隆以來隘門勲切累重幕議赦罪不還食邑高重辭歸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將佐皆贐以馬經高來謝省命遇賴朝忌日尙所親寫泐奉經慶之影堂捧諷誦文語甚酸楚叙被褫所帶親施不稱意賴家引見迺還食邑一所經高說往事述勲勞感慨激烈聲淚俱下親見其事者和田義盛等皆為之流

涕北條泰時謂父義時曰經蓮所食莫非勲
功之賞既赦其罪盍悉還其邑彼本譜代勇
士脫蓋舊怨得無懼哉不聽東鑑義久三年王
師討北條氏經高奉詔詣院中區處軍事王
師敗績逃匿于讐尾泰時遣使謂曰勿輒就
死當申請關東以求生路經高曰是勸自殺
之詔也何不自耻即執刀自屠未殊使者載
歸六波羅泰時見之咎詎告諭之意經高聞
眼快叫無言而絕東鑑義子高重高範高重

任左衛門少尉蒙使宣旨義久之役與三浦
胤義討藤原光季于京師獲之又與胤義等
守勢多為北條時房所破留于關寺拒戰兵
敗死之東鑑

盛綱及賴朝舉義後擊兼隆于山木戰于石
橋山攻佐竹秀義元曆元年源範賴擊平氏
于西海平行盛據備前兒島遮之範賴至藤
戶平軍屢揚扇麾之源軍胆海不得進攻盛
綱求土民訪津渡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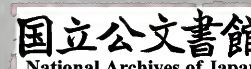


入夜密與俱濟立標還明日平軍又麾盛綱
與數騎躍馬入海範賴懼其溺沒使人過之
盛綱為不聞而前諸軍相繼濟遂走行盛賴
朝手書犒勸曰自古未聞騎馬渡海者可謂
希世之事矣因賜兒島東鑑盛衰記累功補左兵
衛尉為伊豫守護食邑越後從朝京師次菊
河得甕楚割カ甚美使幼子盛折敷獻之曰味
甚美可速供饌賴朝覆折敷書和歌賜之其
親愛如此賴朝薨薙髮法名西念及賴家立

寵待稍衰所食邑因事没入盛綱上疏自訴
曰事與時移沉淪失職非望新補之地冀還
本管建仁元年越後人成資盛友州兵與佐
渡兵討之不能克幕議以為將領非人盛綱
在上野磯部使還越後擊之教至適在門外
不及入家即騎馬而去從士不遑束裝倉皇
追隨諫其輕易盛綱曰聞天慶中平將門友
民部卿藤原忠文為追討使方食聞詔將下
拋箸朝參及賜節刀不復還家而徑赴東國

勇士之志以此為貴盛細倍道兼行三日到
州之鳥坂遣使諭告不聽於是將越後佐渡
信濃兵傳城子兵衛尉盛季先登海野幸氏
出其右爭先從兵擊響盛季遂得先登幸氏
相繼而進城兵善禦軍多殺傷盛季幸氏並
被創資盛姑坂額多力善射藤澤清親射而
擣之資盛敗走城遂陷鎌子信實盛季
高細最驍健有膽略依姨在京東吉田稍長
欲事平氏既而歎曰我先人與六條判官約

為父子世均骨肉豈執彼仇家哉聞賴朝起
義辭姨而赴羸膝履躡至近江野洲河原天
未曙道路無人有田父率馬過高細假而濟
河濟畢長逝田父連呼求還高細以為前程
復遠無馬不能達而彼喧囂不已則為土人
所怪不如殺而奪馬乃刺田父而去盛衰石記
橋軍敗賴朝逃于栢山道路險峻不得前大
揚景親蹶後棒至幾及高細死戰禦之賴朝
得入栢山東鑑元曆元年討源義仲於京師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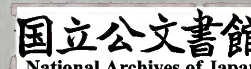


朝有駁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池月最絕第範
賴旣原景季懇乞皆不與而賜磨墨於景季
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勞之曰想卿徑向京
師不料至此曰臨戰陣者不復言歸思願於
生之日一謁帥府親受指示以竭驅馳自發
鄉里三日徐到鎌倉雖中輸忠誠而乘馬疲
頓無奈之何欲就親故丐之當此之際人人
自備竟不能得故雖將士悉發獨後至今日
意義仲聞大軍至撤宇治勢多二橋以拒我

軍卿能先登乎對曰臣生長湖水居其上流
深淺廣狹諳熟久矣此行先登非臣而誰哉
賴朝乃出池月曰此馬多乞者固靳而不允
今時與卿善注意高綱大喜拜謝曰聞鋒鏑
未交臣既死則為先登為人所奪聞臣尚在
則為能踐言於是倍道兼行及大軍于浮島
原使馬卒數人率池月大嘶平蕪聲如洪鐘
景季見池月怨賴朝欲與高綱相戕以沮軍
氣乃當道而俟高綱不之知與十餘騎來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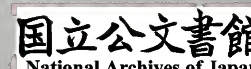
季曰君得池日來耶高細以為彼不得所欲
將他憤於我嚮將軍有命者殆為此也乃莞
而曰適從近江來馬病無副欲就公廐而假
旁訪之人曰池月磨墨當世無比而磨墨既
賜君池月則君與蒲殿屢乞不許竊揆二君
猶不得况如高細非唯不得及謂不揣分焦
思日久既而决計以為軍復馬為先得罪非
所悔也密誘馬卒盜出送酒勾驛若蒙咎責
則幸致申救景季以為信然意遂釋俱抵宇

治義仲遣其時根井行親楯親忠禦之徹橋
嚴備高細景季單騎挺軍自小島崎進將濟
景季差先干高細高細給曰子馬肚帶繯恐
要駕中流景季更約肚帶高細以間疾馳絕
派而濟大呼稱先登東軍秩父足利三浦之
徒相繼而濟行親親忠敗走遂北入京師與
義仲戰于六條河原破之從義經見法皇平家
物詔盛累功為備前安藝守守護任左衛門
衰記少尉後薙髮居高野山東鑑盛建仁中延曆



寺僧徒據金子山相攻經高盛細奉敕擊之
高細子重細從焉將發高細自高野山來省
二兄旦說兵略請見重細軍裝重細出謁高
細熟視久之而無言二兄在側盛美重細武
幹必立切策勲高細曰不然凡臨戰場者甲
冑欲輕薄弓矢欲短小便驅馳故也况於山
上坂本用步兵之地哉今重細厚甲大弓器
不稱身欲免死可得乎重細遂敗死經高盛
細用高細策及戰其言無不驗矣東鑑

義清娶大庭景親妹依外祖淡谷重國石橋
之戰屬景親軍攻賴朝賴朝逃相山義清與
景親追之兄高細讓曰我父與六條判官為
父子約世左袒源氏汝獨離父兄周旋敵軍
盍自知愧耶義清不答後歸降幽于盛細家
以父兄之故被釋事幕府為隱岐守東鑑盛
衰記
廣細坐第定重事流于隱岐會赦而歸父定
細卒襲為近江守護守衛京畿任左衛門少尉
蒙使宣旨後鳥羽上皇選為西野建保六年



上皇幸日吉杜廣綱從馬僧徒從者傷專當
 童衆喧噪不能獲廣綱袒朝衣射殺之上皇
 喜叙從五位下美朝聞之賞以近江松伏別
 府二邑東鑑將軍賴經立守衛如故兼久三
 年遷山城守王師討北條氏與藤原季康平
 盛綱禦北條泰時于摩免戶敗之泰時迫京
 師從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守宇治又敗東軍
 生擒之斬于京師季子勢多伽年十四美容
 姿事道助法親王在仁和寺甚有寵及廣綱

死親王送勢多伽于六波羅遣使懇乞宥死
 其母從行灑泣哀訴感動旁人泰時為赦之
 及出叔父信綱適至雅與廣綱相惡固爭以
 為不可泰時不得已殺之東鑑兼久
 信綱任左近衛將監東鑑閔東遷右衛門少
 尉兼久三年從北條泰時犯京師進至宇治
 遇大雨河水暴漲官軍斷橋縋水底以過
 東軍東軍緣橋架進為官軍所射墜死泰時
 欲諸軍齊進乘銳決戰乃斂衆而退使芝田

兼義搜津兼義得淺處歸報乃命兼義及春
 日負幸渡信綱在傍聞之蹶然而起隨兼義
 馳馬汭河問淺處兼義不答進將濟信綱繼
 之馬駿逸徑至中島渡河先登遂破王師東鑑
兼久記轉左衛門少尉蒙使宣旨追論宇治河
 功補教所地頭近江守護叙從五位下為評
 定衆薙髮法名虛假屏居高野山仁治二年
 卒東鑑關東評定傳子重綱高信恭綱氏信重綱字
 治河之戰年十五緣父馬尾泅而涉河抵中

島信綱命使于北條恭時軍往及將命時人

壯之東鑑美久記

高信任左衛門少尉嘉禎元年修勢多橋高
 信代父監作發民夫延曆寺興丁冀免役衆
 宮仕法師窮辱使者高信吏與神人忿鬪僧
 徒訴高信奉神輿入京師朝廷遣兵禦之稍
 有傷痕僧徒又訴幕議欲捕僧徒首謀懲肅
 將來先依其請流高信于豐後奏索首謀僧
 徒遷神輿于中堂請追勅事寢高信亦被釋

東鑑流于豐後據百練鈔 恭綱任左衛門少尉蒙使宣旨

為近江守護遷壹岐守一日與淡谷武重番

直恭綱有武重為大名之詔武重答之曰是

調我也先祖淡谷莊司在相摸為大名今則

不爾令祖定綱流落依莊司門仰其稟瞻子

孫今為大名恭綱曰平治禍亂之後東州將

士莊司以下莫不北面平氏賴其嘘煦也我

家獨狗節不回去歷世所傳佐佐木莊僑居

相摸夙好如莊司者賑濟窮急遭右大將家

勃興效力行間兄弟五人補十七州之守護

遍歷受領檢非違使昔日之流落及非今日

之榮耀哉且莊司以女妻曾祖秀義隱岐守

義清母是也結子塔之親敦宗黨之分尚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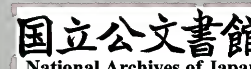
侵轍非口舌所解一坐箱默無言恭綱為北

條氏所親信子賴綱加首吸于時賴宅幕府

要職來會行禮東鑑氏信任左衛門少尉遷對

馬守與恭綱子孫聯綿世至國司衛府東鑑系圖

信實父盛綱與賴朝為雙陸戲信實時年十



五在傍觀之工藤祐經後來無坐所抱遷信實代居其坐信實色變起而持礫擲中祐經額血流汚衣因走出不知所之賴朝怒使盛綱追索不得曰永斷父子之恩雖立錐之地不可傳也賴朝曰信實年未滿成童然祐經之心不可忖度須抵祐經謝罪盛綱曰信實無狀不可言而臣邈與祐經有宿怨但以子之故屈膝儕類非勇士之意請賜幕下慰諭則可矣賴朝是之遣使諭旨祐經曰原事所

起臣之過也童子所為固無纖芥况盛綱無所支梧乎事遂得解信實薙髮法名西仁後被赦事幕府東鑑兼久三年從北條朝時由北陸道犯京師參議藤原信成下河勾家賢據越後願文山應官軍信實擊敗之林石黑等望風而降東鑑兼久記寬喜中歷叙戰功請復父采邑幕議不許東鑑

大日本史卷一百九十四終

